

# 卷三

書名 爭春園全傳四十八回 光緒十五年重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0  
 編號 D8664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爭春園全傳四十八回](#) [光緒十五年重刊](#)

## 爭春園全傳

### 第一回

#### 昇平橋義俠贈劍

話說漢朝有一世宦洛陽縣人姓郝名鸞字跨風他父在日曾做  
 鎮屏將軍母親誥命夫人不料父母双亡又無兄妹這郝鸞生來  
 面如重棗两道濃眉身長七尺有餘有寬背濶勇力過人又兼詩  
 詞歌賦件件皆精生平性格超凡將父母所留百万家資專那來  
 交天下豪傑而且揮金如土扶危落困不上九年家業水傾房屋  
 遭天火而焚家人奴僕各自散去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隨思想  
 是房屋無有良木豈有世相好捐資郝鸞不肯受人分欠只与  
 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習武藝而已光陰迅速不尙一年有  
 節時至隆冬大雪紛上適有朋友情至城中飲酒賞雪至晚出城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2787(2)



双紅堂  
小説  
90(2)



科 2987  
(2)

第十三回

聚義贈劍說冤枉

話說郝鸞見馬俊從上屋就不見了呆了半晌想我本事不及他  
拈進三房安宿了次日常柳二人同陳雷來三房說史通孝生胡  
說郝鸞逆便宜了狗头忽見門公走進來稟周順弟兄來會大分  
郝鸞逆清活倪未了周順進來問道那位是郝兄郝鸞道在下周  
順說多感救死周有亦上來致謝各上見禮問个姓名郝鸞想馬  
俊怎不來只見門公拿一个仕全帖道外面有一位馬相公拜訪  
郝鸞接帖看上男通家弟馬俊拜郝鸞對卑人說這個姓馬的又  
氣如山必領前去迎接卑人迺出大門馬俊交不友武不武打扮  
到了又房見禮已畢通了姓名郝鸞說今日英玄聚會並排香案

写了盟又依次序列

第一郝鸾字跨风系洛川人氏

第二周顺字偉然系山東人氏

第三马俊字子昌系杭州人氏

第四鲍罔字子英系直人氏

第五陈雷字霓霞系山東人氏

第六常偃字云仙系杭州人氏

第七周有字傑然系山東人氏

第八柳猪字贵芝系杭州人氏

第九孫佩字玉珽系开封人氏

周寫明白不一时車人擺上香案拜遇神至已畢叙了次第坐下



擺了酒席用恠腸飲半响郝鸾猛想起孫佩鮑罔便愁起來車人  
逆有叵心事郝鸾逆我想孫鮑二人苦处我茶欢桌言罷泪如雨  
下馬俊逆終有相会之期何必憂慮郝鸾逆鮑罔往湖廣三四个  
月可以放心不知孫佩死生如何馬俊说孫兄弟無非在家候云  
仁兄何出此言馬俊逆兄清魂明今日拜遇情同骨肉郝鸾逆申  
兄弟不知孫佩身陷囹圄命在旦夕要有偷天换日手段方可救  
他車人稅恐小弟們做得來郝鸾就将爭春园打米公子说了前  
后急得馬俊暴跳如雷世上那有這等人小弟不才愿救孫佩系  
米斌儀郝鸾逆不知凡几时起身馬俊逆要走就是今日不知那位  
肯同我去周顺说我与你去馬俊说二哥去越好了当下告别陳  
雷见馬俊姓急说用封重地孫兄弟又在監中可等我山寨邀

二十个弟兄帮手常抑听了陳雷说暗里想郝大哥怎结出盜又  
见馬俊笑迹此时却是自家兄弟何必咒诅但黑夜够当我做熟  
了郝鸾见馬俊真心想道文氣逼人不知扯到后面贈一口劍帛  
他把馬俊扯在书房低声说道我看你兄弟真侠士当日馬傲先生  
贈我三口劍前日贈斃罔一口橫鹿劍這涑帛劍贈南你防身馬  
俊接過掣出看时光耀射人便職人神出來說小弟換了衣服就  
來常讓对郝鸾说馬子昌怎樣救得孙佩况劫獄犯宗兄何惜他  
郝鸾说兄弟不知馬子昌此去不妨不一則馬俊換了長行衣服  
腰佩寶劍作別道兄等高坐枕城一揖別了車人送出大門二人  
放脚脚步去了車人回園中飲至日暮方散了去且說周順馬俊  
出了城門說我南泰兄弟緩而行忘了行李馬俊道有二人說上

行也走了五十余里到了鄉鎮馬俊取出良子買了鋪蓋打過了  
尖依佐起行這一路盤費都在富貴人家取與 旣行夜宿到了相  
封赶進了城尋下歇店馬俊叫小二接了行李進房小二取兩盆  
水二人洗面小二問谷还是自己起火还是店及馬俊說我二人  
一日三食晚間酒肴連房半知你一兩良了一天小二說請你添  
些馬俊说只要合味再加二牛一天今晚不用你的煩你買辨取  
一疋良了交與小二備宵夜多了算明日房子小二拿了良子欢  
天喜地跑到面前店主听武乾想天下那有失簪之人就把良子  
收下叫小二買熟米塞鷄叫妻子在厨房燒羹武乾走進后面南  
馬俊見礼說些闲話出去了小二捧上反來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施計放火盜人頭

話說店小二捧上夜反二人用畢小二收拾去了方才捧過酒來周順坐土馬俊對面小二斟酒二人飲了數巡馬俊問小二道你家有這房子因何莫人下店小二道這房子是孫相公的只因今春孫相公是他岳父清到爭春園飲酒不知何事與米公子鬧起來內有江面大漢把米府家丁打散又有個黑面漢子幫助米家二天報仇不防兩漢在孫家吃酒石相公被黑漢頭碎死了又踢死三十五人兩個漢子逃去了孫相公苦打成招在秋后出決因那些冤鬼作怪下店之客說我家離他家不遠恐怕遇鬼馬俊听了方知孫佩處此地又問如今孫家可有七人小二說家人小子散了止有兩個老管家住在房後此房寫着我家用店每日務必



米遇活前日他家人去監內看孫相公回來說監內牢瘟人尽睡倒如今罪人提去府監只怕我公子不辱生馬俊道監內難逃去醫小二說請的不中用皆清羅大夫有手段馬俊問羅大夫在這好遠小二道不遠一直向東就走有个招牌上寫羅輝慶大夫脉小二又取兩壺酒放下說谷若要酒喊言單去了馬俊對周順說我兩兄長與上头上的來此指望救孫佩不意痛在監內須拔救他出來不能行走也是枉枉周順道不妨就說害病馬俊說他們不信眉頭一促計上心來欲與周順說知恐他害怕待行事之時打發回去小二來收碗拿兩壺酒來叫小二把中門閉了小二又取水來洗臉馬俊問道府衙門那里小二道在前街說罷小二去了二人又飲几杯說仁兄不坐走上去來周順道夜深了那里

去若有事天明去馬俊道仁兄不啻管我去就来便行李內不知取了甚麽東西放在腰內又換了衣對周順道若小二取東西不可開門到天井內將腰一灣上屋去了周順暗想馬俊鬼大鬼腦黑夜出去定會弄出事來不说周順吃京馬俊在屋行了一會不知府衙門正我尋問听得更鼓鞦子声過了十數間房子只見前面有些燈光他就在屋上伏下歪自一望只見前面一个以壁盤屏花綠却不明白又見高門大府門七間掛着紗燈上寫開封府正堂五个大字約有十几个員更的手執軍器馬俊暗想正是知府衙門怪七殺過儀門看見高大牆垣放有荆棘想此處定是牢獄馬俊棄空落下並矢一人走到神堂只見堆得二三十个牲馬俊想天定人愿就放起火來呼七的燒起來了馬俊回寓去了



再說獄堂失火打更忙向前救火京得獄卒忙開牢門罪人往外亂跑幸得東西兩邊門閉牢不曾定晚一犯衙役忙跑到后堂稟知府知府吃了一京倘若燒死重犯本府如何上司回稟這是獄卒不小心此知府姓雷名震科甲出身為宦清正人稱他雷青天見火亡大心內大京次見火勢微了方才放心進去知府問逆可曾燒民房差役道只燒神堂犯人一名不少点名過了就将值日卒責子三十革去知府分付將犯收具監修造起提回各處倚俱來問候雷公謝過不言再說馬俊見火起了方回那周順見馬俊去了多時不回心中疑惑不定正要出門馬俊在屋上跳下周順向齊弟往那里去因何此時方回馬俊在周順耳邊說放火之事周順吃了一京說却為何事馬俊道固孫佩愚病聞得羅先生幸

医时症推三阻四若在府監不好医治今将府監燒了必將罪犯  
移去異監便好医治少不得陪孙佩罗先生在監公晚不去明日  
晚間行事仁兄到後日先回杭州与郝大岳知道幸孫佩病好一  
全前來周順道同來一同去馬俊道兄在此處反不放心二人正  
要正想安歇只听外面喧嘩再听时方知失火那店主看了依旧  
睡了馬俊故意問店小二那里失火小二道本府稟中失火那  
罪犯搃移县宗中当夜二人睡了次日对小二道昨日房子是今  
日所费我在此買貨不知三日五日這定及子与你店主店主心  
中欢喜道小人伏侍不週馬俊对小二道店中無事同我們上街  
場上走到府前見地磁瓦馬俊周順暗笑小二引他二人到了鬧  
地地方三人吃些酒及馬俊向米相府那里小二道在縣前走米

府經過出入看清又認了要差包成仁的門戶至申牌时分三  
人才回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為友除病忘天理

活說馬俊周順与店小二上街遊玩申牌方回分付买许多小肴  
饌回店到晚叔捨更豐盛馬俊道我弟兄今日商改买貨把酒  
肴耕在房內多取些酒那个火燐蒜你可把中門閉了自斟自飲  
小二將物件但送入房小二关了門同店主吃反去了再說馬俊  
与周順飲了片林說仁兄寬心自飲我去就來說罷帶了宝劍飛  
身上屋去了周順有些害怕只得自斟自飲有上更时分馬俊從  
屋上下來背一个包袱打開看时却是血淋七一个人头两眼大





明周順大京說食第取人头不知准的馬俊道這得包成仁的狗  
头他前老婆剔氣到又房被我杀了将人头包好放在沐下又飲  
了几杯吃些肴饌說此時已有更响三下小弟曾正事依旧上屋  
去了周順暗想馬俊如此手段心内害怕怕不免明日先回不表  
且說馬俊因日間看遇出路不費我尋到了县前上了屋去到了  
私衙伏下看封正見知县孙剥皮与妻子飲酒不一时說夜深了  
他妻子說今日要幹事定与你拚命剥皮說今叫你求熊說罷搗  
手進房去了婦女了头掩口而笑忙收拾各睡了馬俊度屋跳下  
立在窓前只听淫声浪语即把堂屋轻上移開只見房門半開半  
掩越進了房執劍在手妻子还在叫快活馬俊走到床前將帳子  
前起知县见了大漢手执利劍正欲叫喊馬俊早已杀下度床上

滾下來那事多正要叫喊被馬俊揮成兩段扯下一床臥單包了  
滅灯而去周順正在夢見馬俊提了包袱進來說又取两个來了  
打開一看却是一男一女馬俊將他二人雪雨說了便二人取  
笑說他只当快活死了飲了九林說小弟又要走了說罷上屋去  
了周順听见三个首級作啞牙声只自叫飲不言且說馬俊到來  
府竟入后堂不知米斌仗臥居正遇之際只听有悲声馬俊想何  
当走到窓前往縫一法只見明亮燈燭只見一男子赤身裸體一个  
女子只听女子哀求既了家小下耳犯徑不起那漢一搥不所  
女子亦不肯受馬俊看到此处既得逆是米斌仗淫人闺女心中  
大怒取了胸香幽住車人不到半时婦女各去睡了米斌仗也臥  
在地下睡了收了胸香走進房來見女子哭泣睡了床上志身取

被布他蓋了又見兩個赤身女子亦睡看橙上馬俊牽起則來剝了头又割下几塊方才住手又開了木箱取了衣服又見箱內良子取了兩封放在怀內將手汲提起上屋到愛先生家來四處一望只見先生所上有一藥箱馬俊將箱內揭起把人头放在箱內回到店中已是四分更了周順見馬俊回來才放了心馬俊將米斌仗說了一便周順道員員大能馬俊道仁兄可收拾行李天明將行路又把良子分一封與周順作路費又把三个肯飯包了放在一边二人又飲了几杯酒天色大明馬俊又分付周順一番提了行李往杭州去了小二見周順出門問道那谷往何處馬俊道他明日就來馬俊向店主那里小二道下鄉收債夫官人在家馬俊道叫他進來我有信說小二叫了那說店主武乾止生一

子年二十三岁名叫武志進來見礼馬俊也还礼武志向谷谷姓大名馬俊悅山東山姓馬名俊來在宝店方才清你非為別事將這行李寄在此處还有一口宝剑價值千金好生收存後來時垂相謝若我去后有人來問我在你店中棹推不知武志不辭其意只是点头馬俊提包欲出了店門在府前來只見用封府雷公升了早堂放告只見孫知县管家跑得氣呼也到大堂跪下道不好了求大爺做主昨夜不知何人偷去分老谷奶也头不见了知府大吃一惊說本府亲自相驗又見包成仁妻子手拿伏帝当堂跪下說小女姓顧是包成仁之妻丈夫每日陪米公子昨夜独宿客房不知何人來死天不见了隨着壯子回說你丈夫死在米府死在安里顾氏逆在家雷公委二衙看又見五大人跑到大堂跪下

倪人命關天我家相谷只有一子昨夜宿在深園不知誰人杀死尸分数塊頭又不见雷公听了批言昭汗流呆了半会打道分相府中相驗收殮又到知府中亦相驗收殮叫庫吏將庫封了普王帶齊打道回衙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板匠入獄起沉疴

活冤雷知府坐了大堂使將那三个女子帶上跪在一边問道你三人伴宿的一个女子说是雷公道你三人伴宿必知情由按直扣了免受刑罰那女子道係本城東門外秀才之女之親早喪原配本城姓元吉米公子叫了包成仁來洗母昏氏况已許人了不允当夜領了三十多人搶去破了身昨夜不知何人杀死雷公听

了袁氏之言相米公子做出這事所以如此自古來人共此良人被杀非亦非良人又叫那两个女子問到你這直说来女子回道我们是新罗的不知情由雷公大怒正要動刑忽一人那仁布包袱大步進門大声叫道不要刑及拿車杀人的事昌我知道雷公在堂上听得便叫帶那人上來車人來扯馬俊說自去走到堂前放了包袱說小人叩頭雷公見那人生得異相問逆姓名誰杀人情由你怎知道馬俊道小人山東人姓馬名俊杀人凶手不知四个手級到知雷公道在何處馬俊將包袱打開抖了一个首級雷公见了世上那有這胆大之人必是他來的車衙役喝得兩如土色雷公問這首級從何處來馬俊道以聞米斌仗倚父之勢強占良家女子包成仁撮合孙知县貪酷小人恨在心头所以杀

了除害见夫老谷清正小人不敢加害由古杀人偿命雷公听了  
幸有凶手叫各家领头回去米家人跪到不见公子苗级雷公道  
那里去了馬俊道小人送了一个劫朋友雷公想又奇那有人头  
送人问道本朋友姓甚名進馬俊道頗有名望小人從山東來他  
家住了三千這人是大夫名羅輝庵因昨晚飲酒在談医道他在  
嘆氣医拜此人才發萬金小人说哥上反作難有萬金相謝何不  
用公罗大夫说少引子要人腦因此作難小人之在身上把米公  
子杀了头送罗大夫為引子太谷不信把罗大夫叫來便知雷公  
大怒標籤上了走到半路遇罗大夫橋子差役將票那出罗輝庵  
呆了想我不曾犯法只得同公差到府堂跪下喝道你知罪罗輝  
庵說小的送法且不问你恁辱那人罗先生看馬俊兩眼說忍不

得馬俊道非家情那活現已奉來了罗先生大怒怎說那活現  
馬俊道為人要有良心小弟到月你说医那官宦才發善余我才  
將米公杀了头送你合丸怎推不知雷公说免得本府動刑使  
招來罗先生听馬俊说人头送他还不明白说小的头不知雷公  
將馬俊杀死四人之事说了罗先生吃京不了叫太老谷做主小  
人認不得他之上莫得用人腦子為引况又怎姓知府向馬俊道  
罗姓说兵馬俊道現在他所上左手凡上箱箱內太谷可差  
人去取知府羞了快去昌果焦箱內那人大堂知府见了叫米家  
人領去对罗先生说头在你家还有何说罗先生不認知叫夾起  
身來罗先生受刑不住只得招承有上了刑具馬俊亦責三十板  
上了刑具押去收監女子發回良家知府做了洋文米家進京

報信來表且說羅先生與馬俊下監只見號沒凡人犯人个七  
好了只孫佩不出汗素子七不出号只得收與孫佩同号当时馬  
俊听见喧声西下一看只有左邊灶舖睡一个人年犯约有二十  
向獄卒說這人犯何事獄卒說此人姓孫名佩馬俊听了是孫佩  
問他為何喧声不止獄卒道有病馬俊說是你個不好有病之人  
決與他茶湯木一时羅家矣下酒反羅先生吃不得罵不絕口馬  
俊不知天色已晚把刑具解了獄卒大京正要上前馬俊搗手你  
們不多事我不害你七若拿我七就走了走到階下忽然不見獄  
卒京倒在地不知他去來不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法中治罪鳴知府

話說那世系子見馬俊一役不見了喊道我們死了只見馬俊立  
在屋上說你們依我好七在此車人各說假馬俊跳下來取兩定  
良子煩位去哭酒肉猜七列位不一时罗吝了進來围七坐下獄  
卒車人已吃个醉飽車人散了才與罗先生陪礼說這是我扣屏  
的請你医治情由說了一番如若好了救你出去美余相謝罗先  
生嘆氣說那有清医像你想這人到有义氣只得叫他扶送馬俊  
叫贡可忍得我孫佩昏迷之際范道那位叫我罗先生與他診脉  
道不妨此人心内作况馬俊道可得好先生說那里得炭火药餌  
馬俊道只求開方馬俊出了号遇章升那酒來馬俊說我們怎病  
病一堆方才罗先生不忍與他看脉借筆硯開方還要炭火药物  
将这良子去用不一时取了進叫馬谷和教馬俊道你去煽起火

來把药放在大土炕后劝罗先生飲酒先生只得吃了些馬俊將  
药煎好兩孫佩服又煨了水兩他洗臉孫佩沉也睡去有二日  
分見孫佩只蓋蓋被自己無行李对先生說我去就來上屋去了  
先生見馬俊如此心中書巡更向馬俊那里去了先生說他無  
刑具我不知獄卒呆了呼的一聲馬俊跳下說我不連累你何必  
大京巡更去了打閑色袂却是兩未蓋被几件衣服將來蓋在孫  
佩身上到了天明孫佩大叫疼死我也馬俊到身边見他仰在地  
下京尚先生說昨夜服药此時大叫一聲四肢冷了胸前微出汗  
生說病当如此一財便還馬俊不信二人就坐在孫佩鋪边不一  
時面挂汗色一身汗水吹口氣說那位大哥把茶兩我吃馬俊暗  
附神天取茶兩孫佩吃把他扶起吃了依田被下去睡先生又把



孫佩臉脉对馬俊說恭喜幸出了汗病全好了再服補中益氣湯  
馬俊大喜先生又写了方叫葦升取藥孫佩因受几寒吐必出汗  
言事馬俊走到身边叫声貧弟心中可好孫佩說小弟不曾相見  
倉过馬俊笑道為貧弟不知費了多少心便將郝鸞店拜到今日  
債罗先生前后之事表了一番孫佩感謝以后保養不吉且况孫  
佩病好雷知府想必有越獄事相公道依晚愚見命氏不但進監  
代捕那时馬俊由獄鎖了手脚拿住刑去二日必不能走了雷公  
大喜別了柳公來到內委分付法仲法仲回獄兩軍人說了三七  
兩七交头接耳馬俊看遲都不見意到中將時候兩眼昏眊心如  
油煎狀似人麻想道今日心有肉跳必有大禍莫非他們蓋日我  
且留神正想之尚見一公差進來喊索子且听下回分解

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孫佩

第十八回

馬俊喜逢活真師

括挽公差手執硃票喊幸子分付道將人犯点者今晚大介乘來  
点匪南咭仲庠仲念道本府止盡雷公為查点人犯事胆得兩監  
人扶一处獄中刑具不週为叫係崇設將人犯各归另候如違即  
華不候姓仲念聖送了來差向馬俊說小人念的票子谷可听见  
今夜太谷点名看見谷松了刑具小人定要扶四十崇子就又緊  
了若大谷來时介旨帶刑具就免得耽馬俊依允崇子悅大谷來  
时我通一信馬俊伏伏侍孫佩到了夜間雷公帶了捕役去了  
守條点了些兵雷公知馬俊利害法仲走到馬俊面前悅介青上  
刑將馬俊綁起上了手肘又加脚捺半米莫本此道雷公先分付

的且悅雷公点了多时点到孫佩崇子道病不能行又点愛物安  
点到馬俊馬俊看見兵丁手挽兵刀想道点名用兵莫非知我里  
夜之事况崇子把我綁了莫非不測只听上面叫馬俊亦有却不  
上雪雷公道知罪馬俊到殺人償命雷公大怒叫南本府等下重  
又拖來馬俊知事不好跑到小号用力一縱如飛去了雷公既了  
一点崇子開了牢門雷公領車起去当下依之月守條星見馬俊  
双手被綁站在高檣忙叫孫鋤舉他兵丁正要動手馬俊又上房  
了守條在地跑追到城边馬俊又上了城牆想道兵急手上肘  
索丟了方好手無寸鐵想得一計將右足站穩左脚提起等元守  
條赶上城牆提耳兵器叫往那里走不妨馬俊当胸一脚元守條  
跌下城牆糞池去了雷公听响一声只道馬俊跌下去來元守說

是卑職雷公叫人救起且說馬俊飛送城河去了不言知府見走了馬俊只得回守備同抹去次日又由伴父不表且說馬俊進出了城走了三十余里到了一个松林听一人大叫馬俊休走偷道在此華了多时馬俊抬头一番方知是司馬傲馬俊便拜先生扶起說今晚受京仙漢平帝有难非你不可救再表你遁土法馬俊一一記了向道救駕何時先生說天机不可洩又問孫佩可救得出來先生說吉人天相且回杭州二進開封府可救再拜那朱尾劍要三進開封府去取馬俊听了道人一拱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阮氏索回弓男子

說司馬先生去了馬俊望空拜謝把法振土一洒將身一從如生返一般一路奔杭去了再說鮑岡京散了响馬我房風公不看到天明回店中取行李奔湖庚來逢人問信那日午牌时分到了張城見了五十多歲人問此可是金鷄巷那人說問他則七鮑岡道早年開寶珠店風二合那不見問就嘆口氣好久不得長享富貴困他平生善字肯行方便用積陰功竟將家業消了此時莫可知何就在第三個門鮑岡來至門首用手敲了里面小孩子出來答老清淮鮑岡問老伯莫非風林風林悅也見禮已畢向了姓名鮑岡問只老谷何才出來風林道家兒在開封府不在此里鮑岡想還未來風林問道度那里來鮑岡將來路之事說了一便風林听了傷心一番然後收拾茶反吃了留鮑岡住下过了几日都不



見風公到想來必往他方去了不知明日告辭者伯明日上凡个  
劫兒去不一時風林到衣房鮑爾告辭說小子叨擾明日往  
林想如今家已以此及南枕州物賺字手內筆木去做今日鮑  
爾要往杭不如將那串珠子作法全去悅道委任去杭我也要去  
扮貨同一路行鮑爾拉久反日天明用了早反風林拿了珠子換  
四百兩良擺下酒反清艷亦同吃了進內南阮氏倪知多則三月  
少則一月月回來相良子爹了凡兩南阮氏用一概物件在王家  
店取阮氏道路上小心到了次日二人用了反風林分付一番然  
后鮑爾肯了行李催一隻船往杭去了

去時夫婦思還好

只恐回來心更淫

且說阮氏是个后婿家南風林是个正人不多金也阮氏乃绝色

之人想起前夫中意風林年老長呼短喚今見丈夫走了打上扮  
七實弄几情貼在金鷄巷門口過往之人稀少也是合有事本城  
官兵部之子經過拍火一番見阮氏一身酥了那阮氏亦着他  
不結眼曹成想這婦人不正是風二公家大胆向前向風二公在  
家阮氏把臉一紅笑道向他何事曹成道拜訪他阮氏道原南我  
丈夫相知曹成道這是二娘失敬了阮氏便說長說知曹成進來  
阮氏不做言曹成一把抓住道好嫩手阮氏假至滅一番曹成樓  
在懷中抱了進房幹那事丟了却不管院門得財往外來叫娘那  
里曹成阮氏吃了一京但不知得才何如且听不回分解

第二十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

店說得才一路叫進來阮氏叫那人躲過支吾一會得才往片去了曹成出來阮氏問了姓名曹成道自幼在曹兵部府中年二十五奉公子命收店良皮此後過大賜緣法阮氏將風谷不在夜上可來叫得才日令來上街扮物回來得才去了二人又談些凡流活方分手且說得才實物回來向田谷那里去了阮氏說上街去了阮氏將酒乘收拾曹成來了酒席擺一二人亦同坐下吃完到几日場去了自此以後曹成不避忌鄰居搥把才哄了得才得才當作旧令不言且言曹兵部與米相一党生下見子若建去好友色有兩個家人一個曹成一個曹代曹成妻子名春香序住與曹代有凡情曹成不在就來他家宿到了天明曹公子叫曹成曹代說不在家公子說叫來曹代上街問人那人說在金鷄巷昨日

遇見曹代來到巷內恰遇阮氏送他出來曹成見了曹代吃了一驚曹代上前要去曹成打他一下說竹站我体面伐且容你曹仁必在心內陪了你說公子叫你曹成去了曹代想他老婆之事正是

我不淫人婦

誰敢戲我妻

且說曹成曹代二人進了府門來道戈房公子罵道狗才那里去了曹代說在他表兄夫公子問佃良支吾了一會出去曹代將他事告訴公子說公子你曉得曹成結了天仙就將曹成的加倍后情說了曹若建道及不知奴才今晚我去曹代說依小人見可討几百良子打發他去下江買貨小人領大谷去不怕阮不度公子走進南太七要良子走到曹代門首叫大哥大谷叫你曹成正

在睡中听得大谷叫他便起身來同曹代到妾房只見公子坐在  
桌上几封良子曹成叫小的有何用公子說六月中旬太七生日  
少了綢緞我想別人去不得故叫你我便開單子今日動身這是  
良子收好曹成道明日去罷公  
子大怒道胡說曹成不敢動身連  
延公子又叫押他下船曹成回  
房收拾行李分付春香多則兩月  
少則一月便對曹代說我去之  
後送后却我心上人曹成只他開  
船去了曹代趕回城中先與春  
香說此及居然后而公子說知二  
人笑得不止只苦黃昏公子到  
金鷄巷見阮氏偷情不知阮氏肯  
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醉歌園飽酒逢友

話說曹若建打發曹成遠去曹代說今晚領大谷到阮家去只說  
曹成告所說且說阮氏備了酒菜又叫曹才在門首等酒谷公子  
同曹代到金鷄巷得才認是曹成往後去了不提曹代先進了門  
說來遲阮二說不遲抬頭一望不是曹成又見有一個白面多生  
吃了一驚到裏夜來何事公子向前揖道小生宦門公子特來拜  
訪曹代說二娘不要說阮曹成已對公子說了如今公子打發他下  
江去了公子來陪你阮氏在正經公子怒道不識抬拳我公子反  
不知奴才明白曹成回來亦同送友阮氏暗恨曹成如何對人說  
若沒了他也有勢子來往不怕人若不送他半真會扳連我只得  
說曹相公拍拳敢不送命只恨曹成公子見阮氏肯了說曹成回  
來我兩你出氣曹代對阮氏說公子在此我明日来接公子道明

日早來曹代峇勿自與春香做事不言再悅阮氏閉了門園公子到后並酒宴擺齊請公子上坐自己對坐倏笑一會公子扭阮氏進房一看房內干干淨淨燵了燵花添了火炭然後二人更衣上床空兩起來自遂了性一夜快樂不表次日曹代來接阮氏說清公子早來公子回去送許多物件自此常來往不表且說風林鮑岡一路行來那日到了杭州投在潘家店買些棉綢等物當日已晚次日鮑岡出了店門一路向夫府因口硬人人指他日了大半天肚中又餓口內又渴走在前面見上寫醉飲園三個大字鮑岡走進園內只見許多人在那里觀望鮑岡大步走進園來只見正面五間大所兩傍十數亭台樓閣俱是挂燈結彩內中有出色女戲子在台閣上演戲正所都坐滿中間有一席空鮑岡端歛

坐下小一捧上茶來鮑岡吃了又擺上酒有他便狼食吃了醉賊又見女子們粧扮妖虎正看之面只見一個藍面大漢赤茸上身赤下穿一條大紅綢褲肩上搭了鈔馬小二那着夾算盤先在鮑岡席上等了良久後來鮑岡桌上那漢向此位沃多少良子小二算了說候一兩六分那漢對鮑岡說清谷稱了良子鮑岡道咱是上街找朋友不曾帶良子宜子賬明日一搵還你那漢道咱們開飯沒欠賬鮑岡性急大叫咱腰內套子難道要命車人說道朋友說得好笑那漢道捨你不成鮑岡滿面慚愧心火火起將泉子搬了碗盃打碎起身罵道谷不把我看這光狗头年樣那漢道瞎眼死囚打如叫把鈔馬丟南小二進步打來鮑岡手快把他手摑在一邊用左手一下那漢跌倒鮑岡正要上前端他那



漢翻起身擺開架打只是那漢燈敵忽然外面進兩個人進來却是郝鸞周老二入在裏面听得喊叫便問小二小二說有個黑大漢吃酒不飽長反同陳谷相打陳谷打他不退郝鸞同進來此時鮑岡把陳雷撲至所伯陳雷正在難支見了二入進來叫大哥快稱手打這狗头鮑岡打發了性大叫越多越好打郝鸞大怒說這賊說如此大恠忙走向前大京道此人好鮑名岡便止住說郝鸞在此不要打了都是自家人鮑岡見了郝鸞說原六哥在這里陳雷向此人姓惟郝鸞道就是昭又上姓鮑名岡字子英陳雷周老笑道原來自家兄弟不是大哥还不休叫小二開了店門來到吳府行禮已畢郝鸞向老那日捐資弟分別半年有余不知風公小姐可在湖底鮑岡嘆曰氣也閉后事說了如今風二老谷在

此外小弟因冒不見大哥故在園中飲酒與此位所打不知二位大名大哥可曾了哥人又不知孫諷好夕自欲知信可對小弟說郝鸞便將在西湖遇馬俊結拜弟兄並各人姓名如今馬俊到前封救孫諷說了一番鮑岡听了大喜郝鸞叫家丁在潘家行情風二谷不一時風林來到吳府與車人相見七禮已畢問過姓名風林又拜謝風林道家兄多家劫兄相救分付擺酒坐下飲了數盃郝鸞對風林道清在此要九日風林說舍下無人明日起呈怎奈路上險阻還要煩鮑兄相伴郝鸞說員外寬住九天風林道心領了鮑岡道大哥不必相留小弟送員外府再來相叙風林辭了郝鸞車人送出府門鮑岡同風林回到店中將賬開了次日二人上船竟趁湖席而來非止一日那日到了襄陽將貨裝在牀星此行

内风林对鲍四说兄哲住行内我明日清兄到舍鲍四道员外请便风林回到家中阮氏吃了一京画上一紅一白风林不在意阮氏恐曹公子来到晚见他不来放下了心收拾反与丈夫吃了那得才是阮氏分付也去睡了你道曹公子此夜不来困曹代说风林回来了公子说事不成了曹代说烦如此如此做長工夫曹公子道此炒讨成后把春香赏你还有良了曹代好不欢喜且说曹成因丢不下阮氏故此星夜近回一切交了曹代陪他吃酒说哥离瘦子两月就这等急又飲一会曹成说酒有了曹代说多飲几杯兄弟送你去曹成不知是讨阮得不省人事便走到自己房內冒了一把大刀把曹成它在局一出了后门往金只巷來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辯

第二十二回

金鷄巷太守伸冤

话说曹代将曹成它在巷内取出尖刀祝过往神圣小人代主之命因阮氏起见不与小人回于又叫曹大哥你不要怨我挑刀在手摸着曹成脖子一刀杀死将刀放风家門首忙上跑回府約有三更见公了说了一遍曹代道只说风林借了公子五百良子谋才害命再与阮氏说明一口咬定小的做个证见公子再与勝介讨个情面将风林尚成死罪那时家財货物阮氏公子受用曹公子听了大苦二人坐到天明曹代悄上走到巷口等候再说风林因货物在行鲍四亦在行放心不下天明起身出房叫得才烧水洗臉已畢出來開門猛听响了一声拾起看时却是一把尖刀上

固還有血跡又見門外橫個死人血流滿地唬得目瞪口呆曹代  
听得門响便往巷內一吐見風林呆在那里打个寒禁方才喊杀  
了人了風林杀人连喊几声叫是街上已有人了旁边人家起来  
听得喊風林杀人都鞠了門看見一个人血淋七倒在風家門口  
不一時巷內人都挨湊了曹代便跟住風林怕他逃走阮氏所見  
外面喊叫風林杀人急七出來只見曹代与風林並肩站住曹代  
丢个眼色又说風林欺心謀才害命把曹府家丁杀了阮氏是伶  
俐之人听了此言吃了一惊假意叹口氣說这是前生冤家我劝  
你你不听又做得不干净如今怎好我不管你自做自受这淫婦  
只念奸夫忘了夫妻出來响堂这宗活依然進去風林听了阮氏  
之言說恨了怎应說他已進去了此時京進本材里長前來不由

父悅把風林拴了那四跌先有為他之意及听了阮氏之言又是  
一會府对共那个敢來多口卑人挨到府前里長写了报呈曹代  
写了狀子走人命该报县里洋府因知县被上白卷了本府料你  
这知府出身大乃西京人姓滕名瑞字易堂本做过戶部右侍郎  
因米相专权这滕瑞是个鉄面无私之人那里容得便上米相一  
本米相反奏他诬谤大臣圣上念他先朝之臣不忍加殊降為襄  
附知府年已六旬外此时正生早並放了告那些刀草人因滕公  
清正不敢乱告七狀的都少里長把風林押在外面全曹代跪下  
呈上报呈狀子滕公看見是人命就待了恠作打道到金只巷來  
街上都來看滕公相驗里長將風林代在轎后滕公來到尸廠  
坐定恠作驗了一番上前稟這身上並無傷痕只有頸上一刀致



命滕公叫过四隣问之曾成与风林合夥出人你的可曾见过四  
唤回并不曾见风林出门之后曾成牙每日往来不知今日怎杀  
滕公听了此言想了一想又问道风林出门几时四隣说不合家  
两月滕公问可有别的原因因狭道先是成后就是曾代同公子  
来晚来早去小的们不知成细滕公看状子时说曾成全风林立  
杭州向四鄰曾成是出门之后往来他来之后又及公子与曾成  
晚来早去其中必有原故把状子一看看有风林妻阮氏便叫阮氏  
代上衙役答代上阮氏跪下滕公叫阮氏把起夫來阮氏抬起  
夫來滕公看了几眼这贱人有几分姿色便笑道是了本府知其  
中之事了叫原爲将一起人代到衙门候審收了尸滕公回衙範  
周知信則非何到一前大介已回衙下等司那庄看的人站在

两旁滕公升堂一一点昧依败路下滕公叫曾代你是曾府家人  
曾代道是滕公道曾成領公子良子全风林合夥你知道道是实况  
曾代道两月前曾成領公子五百良子同风林往杭川昨日方回  
风林将曾成诱到家中來死想独吞公子知他回来又不见曾成  
的面今早叫小的冒他才走到风家门前见风林把尸移出来小  
人见了喊叫四隣求太介公断滕公说风林未死曾成你亲眼见  
曾代说是滕公叫忤作向道曾成伤痕今日余的这是昨日杀的  
忤作道小人不致蒙混太介他地下血他成餅色变紫里領下傷  
痕俱变淡紫若是当时杀的不被几吹其色斃着这傷痕是昨夜  
况浑身水冷叫代风林上來风林跪下小的是冤枉滕公问你是  
什么人做下生意风林道小的本籍是湖州府人胞兄风竹曾做





過來當寺五卿平日開珠寶店不造多事滕公道法知礼法狀何  
謀才嘗命把領曹家本良全曹成杭州實貨為正事系他造實指  
來風林道小的是自己本平兩月前更開到府來一個親戚要往  
杭去小的把前妻叫遺一串珍珠在伍林生店換子四百良子全  
這亲戚往杭州不曾與曹家借求太外公差將伍林生叫來对小  
的貨物在莊心知行取太公問時滕公道且把阮氏代上來本府  
有拉明白左右將阮氏代到滕公問你丈夫做犯法事你也該勸  
他你怎坐視阮氏却不曾與曹代會過口供方才滕公問曹代他  
又未听见便回道今婦人再三勸他他说婦人家耽洋口应昨夜  
三更就把曹成杀了却与小婦人母子滕公道一件人命三樣口  
供本府且问你這曹成是作兩月人前全你丈夫去的怎去去後



又有個曹成來阮氏見太公頂直說並去此事滕公又問道曹成  
不來曹公子與曹代每晚來家是何呢阮氏越發心京說那有  
此事滕公叫四隍上采先在尸厰頂曹代那人姓郁名四郁四上  
望跪下滕公問道曹成在風家來往你知道郁四道不瞞太公自  
七月十六日風林出門之後他家有個小使名導才那一塊良子  
煩小的替他置魚肉等物小人問他七說旧介在家又啄小人莫  
說时常情小的哭办小的由神却方知曹成不兩三日曹成不來  
了又是曹公子同曹代到他家大老介不信把得才那來便知此  
財曹府家人听了心京也是風林為人好才有此人代他回公道  
話又見春香哭上步來折說小婦人丈夫被風林杀了滕公叫快  
下去本府与你做主便拈了三根硃子去叫法心知伍林生得才

三人立審又令風林阮氏曹代春香四陔旁跪滕公分付衛役夾棍要坐梭子要緊衛役一聲谷五板子夾棍丟了一堆嚇得曹代阮氏塊不負体那些看的越多但不知滕公如何斷法曹代阮氏怎樣指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假傳聖旨害忠良

恬悅滕小叫衛役擺了刑具又把風林叫上問道阮氏可是命妻風林說阮氏小的继室滕公道長了想口供不一曹代狀上是借曹公子本良五百兩十八日出門阮氏說四百兩曹代說風林今早杀曹成阮氏說昨晚三更杀四陔又說風林十六日起身先是曹成后是曹公子往來既風林何曹成出向豈有后又往來兩日



之理其中必有奸弊且待那三人來便知不一時公拘三人到堂滕公先叫伍林生問道風林三月前將七疋与你兌換多少良子伍林生道小的開行出入多了把不得逐日有賬老爺看呈上一本賬滕公查到七月十五日果有珍珠一串換良四百兩庄金只蒼風二員外來換滕公看畢也不說出又叫法星州上來向風林凡几个人到你行中有多少良子法星州說昨日有一个姓範的亲戚到小店貨值四百余金現在杭州潘錫州行發票滕公听了問曹代道風林借曹府本良凡百曹代說四百兩滕公道狗奴才你狀子上下百兩你才見說四百你就办四百支对阮氏罵道自煞爽你才肯招叫得才上來那小厮未全過家走上來宋七立着滕公叫左右不可京他笑問道你家旧月日來家歇何人杀死

得才便哭起來跪下說旧介不知何人杀死前日与娘全坐全吃  
夜里全房全來勝公大怒指着院氏說賤人做得好事喝左右把  
賤人夾起來左右正動手忽報人稟聖旨到了請介接旨勝公听  
得旨下分付与凤林打收盜姓星如等放去得才陝人押了春香  
回曹府堂上梘了香案只見一个欽差人名校尉勝公俯伏在地  
听候聖旨

聖旨已到跪听宣讀詔曰朕念尔勝瑞乃先年旧臣不忍那  
殊降朕为湖茶門府想尔改前非仍宥还原職今由督抚蔡  
虐民酷吏本当正法朕念先帝清河命錦衣雖來京朕查埃  
部候旨定奪欽哉

勝公謝恩已畢那校尉上前剥去袖帶上了列具將聖旨自在安



上那批看的人听见讀过聖旨聲下勝公个七死怨喊叫出府門  
不一時街上鏗声大振士民人等手內各執兵器有九千人槽在  
府喊道勝太爷为宥清正不貪民賄不用屈刑反要加罪我等合  
力保由不飲先杀欽差如今奸臣当道煙共為差我等就保勝大  
爷為王有何不可內中有知事的說看欽差怎樣慢作商量罷問  
跟着大叫道列位死是奸臣当道屈害忠良勝老爷清正反了有  
咱承当那批人說这位奸漢到有义氣又有胆量就把他做头腦  
且說勝公与錦衣衛在內堂說話這錦衣衛姓在名進乃勝公相  
亲今奉聖旨也不得已正說話間听见外面衙役稟道反了勝公  
听了大京与欽差出大堂車人喊道大老爷有功干社稷罪于  
朝廷故此見欽差加害情愿反勝公說此言差了若如此本府有

滅門之禍非是愛我是害我若全我名沒世不忌軍人說只倩欽  
差大人先回我等逆名保奏不准再商議欽差尚軍人說皇上旨  
寫得明白鮮京審有罪去罪你們寫表進京自有還住之日軍人  
听了氣漸少乎滕公作謝軍民軍人出了府門送出几个头領寫  
成表章又湊三百余金又议几个人跟公差進京次日軍百姓哭  
送滕公安慰一番開船往北京而來不知此是米相假借圣旨到  
京之日送下天牢百姓表事不能上達跟去的人只得回家再言  
曹公子听得知府相驗之後回衙審問家下來根審真了各人口  
供不同大吃一京又聞圣旨來那滕公心才放下本城有个二府  
費了许多良子在上司外打聽賈府曹公子大喜原來这二府姓  
王乃曹尚义門生那日王二府接知府印時得風林公案第三日

上街拜客就到曹府門上通根公子接行礼已畢公子說恭世  
兄榮陞第不曾拜王二府道这是上司之意世第怎敢不為公子  
道此乃世兄巧言小弟有一事还望周全便把風林之事說了一  
遍王二府笑他在世第身上只与你俏人到才公二笑道此項微  
敬王二府道不敢当只要世兄在老師面前提携足表公子道这  
又在小弟身上王二府告別公子送出大門回到府內示期某日  
將風林人犯帶齊那共多役忙过不了公子帶了良子上下買了  
把前供改去將郁四得才弄在一边这也是風林後遭人害斃商  
日日府前打听那日午牌时分上二府开了大堂提出風林跪下  
王二府也不叫四隣說京城之內怎敢謀財害命風林以前訴与  
滕公一般訴了王二府大怒叫左右夾起值日差役受了良子一



时将风林夾起风林死去半晌方转还生叫道受刑不起愿招了  
鮑相听了愿招二字回行收什行李支付十余两良与行内祀他  
以庶成林往析而去风林招了小的領五百良子同曹哭債回來  
就老曹成杀了二府問債在那里风林说在庄屋后店将风林上  
了刑具下獄阮氏曹代放了分付曹成埋了又發封皮來行將債  
封了改了口供申洋上司这阮氏回家抬了小橋進曹府不表再  
说风林下獄这亲子都平日受过恩的將药与他搽了有哄口快  
报信说阮氏進曹府去了风林氣上加氣不知鮑固那里去了精  
城百姓个个皆知阮氏先与曹成有奸后与公子有奸命曹代杀  
了他来害风林怨声震地曹公子怕弄出事来来自到上台安預  
把风林办了死罪不代京得只候督批發命出决不知风林性命

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順奸惡

说王二府受了曹公子賄將风林屈打成招向成死罪又见怨声  
散滿台城又到上司处謀幹不代京洋去候王命处听不提且说  
鮑固离了胡屏到了杭州有奔吳府而來到了大所只見車人圍  
一大漢在那里说恁你道是恁就是馬俊臣封府來却管見鮑  
固也回來也心中大苦馬俊臣了鮑固姓名鮑固又向常和姓名  
见礼已畢大家至之房坐下馬俊臣见鮑固生得武勇心甚欢喜说  
从恁兄的大名鮑固道小弟有勇善謀之人怎比得兄大家说了  
一公家人摆上酒依次坐了酒王教言常康说前日周兄回來說

馬兄在開封幹這些事小弟听了叫衣而戰不知仁兄怎得脫孫  
佩資怎玄馬俊道險些不得相會將前后之事說明郝奮道年馬  
資弟有通天手段却查見車人俱是歎苦惟鮑國潤七不言郝奮  
尚資弟與風二員外上襄陽兩月有余今日弟兄相會如何不悅  
鮑國潤就把風林被害之事細說了馬俊听了大叫道天下那有這  
不平之事伐我救了孫佩國來到襄陽來那賊官並奸天淫扁救  
出風二員外方显手段鮑國潤道儿情放心開封府去救孫佩這風  
二員外在我身上馬俊道非我不能救奈空和手这一回要个胆  
大的方可成事鮑國潤道小弟襄陽去也要帮手才舟同左道小弟  
不才愿與馬兄開封府走走馬俊道若是資弟去救得出孫佩因  
順想馬俊是不生夜做事的人不敢與回去這鮑國潤不像他做事

不知企池去三日便說這馬兄向鮑資而去鮑國潤看了周順兩眼  
暗想動要得這樣漢子才京人便說道呼也郝奮說非是愚兄故  
事怎奈用介與奸相有仇今馬兄弟開封府劫獄是件犯法事鮑  
兄弟到襄陽或牢中劫出救法場搶救亦是犯法事兩處得了手  
撈到相州相會倘被人知查法出吳府并相再上一本豈不害了  
母舅樹我想來必頃弓了下落方才兩下归一與我母田恁干常  
讓道兄言正是陳雷笑道小弟到有一个去处初說有也去處  
陳雷道等馬兄鮑兄四人去了我同郝兄上鐵毬山與進豹王常  
奕冲三人與文批卑實馬做他一番車人听了說妙擇个好日起  
身常深說小弟有一事奉告閣柳年伯陞了禮部尚書柳兄弟奉  
母命進京明日起身小弟母田陞揚州太守亦奉母命徑賀他亦



是明起身不能相送，決不代事。別之后，小第二人再到八相會，和  
鸞道死奉燭母，慈命兄怎肯留車人飲到更深，洒泪而別。不言且  
悅，和鸞等過了一宵，次早馬俊周彪鮑固周順各各收拾行李，多  
代良子分路而去。和鸞往後並別旧母表妹，稅愚甥在此許久，要  
回去，走七多則兩月，便來笑夫人說：你值早來，勿恣母旧，呀呀，和  
鸞道曉得出來，分付家人小心辦事，又叫將行李送在陳雷久店。  
到了陳雷反店，陳雷叫人收付，已別同和鸞，皆了行李，又吩咐小  
二孀生看店。二人竟上鐵毡山來了。到了山寒，陳雷引進見礼，走  
出風公，和鸞想起陳雷說一个姓風的，推知果是，连忙上前拜見。  
風公大喜，非常二人各叙別后情由，又告知救孫佩而風公听了，  
心內悲錫，那焦約見和鸞正氣，愿肯和鸞為大王，和鸞再三推辭。

不遇只待先行，当日杀牛宰羊祭天，告地焦豹使雷挽和鸞坐了，  
中間先魁楚神率小头目來見犒賞，嘍囉在大所飲酒，不表且說。  
鮑固周順那日到了黃昏，推囊叩叩，炷心如門打雜出來，問門認  
得鮑固，又見有个大漢，便了所房坐下，行主出來，行礼問了周順  
姓名，擺上酒來，三人飲了几杯，鮑固問道：咱者後不知王二府將  
風二谷審炷炷心，如嘆口氣說：好人莫有好報，就将曹公子到上  
司謀幹及阮氏入曹府，將貨封了，只等王命處決，鮑固怒道：天下  
有這淫婦，反了反了，咱怎肯與王二府干休，不杀這淫婦，不為大  
夫，炷心如効了一會，各人安歇，次日清晨，鮑固穿了元色箭衣，墨  
面代了良子，空劍藏于腰內，外系大帶，周順穿花布大衣，腰束  
系帶，鮑固叫他暗帶，双口別了炷心如，走上街來，見行人罵王二



府又見一人那竹子在街上叫道你們各家閉門閉舖听了紛上  
闕去又見官百姓手拿香炷帝各說道我們去法壇壽星員  
外來時將帝多燒了謝他之恩鮑固听了扣住一個問說斬七人  
那人道是我恩人夙二員外被淫婦奸夫屈害今日王命到了在  
西市橋斬我等表了心故將帝燒化鮑固听了此言回過頭來對  
周順哈哈大笑說咱們來得巧巧羊喜帶了兵器且跟他們去看  
二人礼祭奠之人一路不付其數走到西市橋此時還早一知未  
曾綁來鮑固看有座酒樓離法壇不遠那店收什閑門鮑固上前  
說不意法壇阻了去路况且肚餓借你樓上吃酒自然吊你良子  
店小二見了擺酒反上樓說王老谷公座在酒樓底下谷們不可  
高声鮑固道既得二人吃了一頓小二又送酒來鮑固說咱們來

母好多飲几杯在神廟這班狗頭厮家周順道早知今日要斬夙  
二員外也叫陳雷來帮今日即掙七救不成了鮑固听了此言說  
這樣一个大漢子胆小弟同兄來原是救夙二員外恰也是他與  
刑之日大丈夫要做京天動地之事才為好漢只等夙二谷御來  
跳下樓去殺了監斬官却了夙二谷往鉢毬山未必見我不就周  
順暗想道前日金馬俊到開封府他还是夜了行爭今青天白日  
要劫法壇不知鮑固多大胆初道非我胆小劫法壇不是小事他  
自然有守城營兵况我二人不識路他將城圍了如何是好二  
他人多你只我二人三其要再得一人方好一人開路一人斷后  
一人背子夙谷方保無事何必將性命送于小人之手仁兄三思而  
行鮑固道一人拚命万夫难當你是要命的代弟一人救他正說



之間樓梯响声上一个人來二人吃了一惊但不知何人且看下  
回分解  
第廿四回終

争春二十五回

话说鮑周二人正说话时只见楼下走了一个人上来相貌凶恶  
口中吐氣说罢了今日同这一班狗头拚命鮑周坐在上面心想  
若得此人帮手大事成矣那人看鮑周心内想着得二人相助不  
怕不成又在腰间取出两支鎗约有四十多斤放桌上朴的一声  
大叫忙取酒来周顺下细却认得那人叫声贫弟往何处来多时  
不见你那人大笑好了好了帮手有了元来周兄小弟得罪鮑周  
周顺认得那人便说请过来全坐那人看鮑周见礼叫小二添杯